

北江詩話

重刊北江詩話序

大雅不作古義寢衰末學膚詞渺所聞發求其扶植根柢  
陶冶性情作詩家指南者百不獲一也鄉先達洪稚存先  
生忠讜偉節詳載

國史生平著作等身以誥經輿地之學爲

本朝巨擘故刊行各種幾於家有其書此北江詩話六卷  
乃晚年手定刻之者三家張詩舲中丞李雲生太守及蜀  
中周霽堂茂才也張刻袖珍本止前四卷李刻僅後二卷  
惟周刻爲同里湯秋史比部抄自卷施閣叢書中實爲足  
本惜以後進思附青雲輒加評點於簡端多繚繚呢嚶之  
辭而鮮鈎識索鑰之助遂使讀者有佛頭着穢之憾焉余

維先生立身以忠孝爲大論學以經史爲宗論詩以三百篇爲主故於魏晉詩人獨取陶靖節以其去古未遠也盛唐李杜已視爲詩派之支流歷宋元明旁及各家吞雲夢者八九目中安有餘子哉夫不探崑崙之源者不足與觀水不登泰岱之巔者不足與觀山誦先生之詩話必想見先生之曾襟而後能知其扶植根柢陶冶性靈作詩家之指南者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先生曾孫用懃因原刻體例未合重加校正隨全集一併重刊並乞誌其緣起如此則又孝子慈孫之用心非尋常刊布古籍者所可同日語也夫

光緒三年歲次強圉大淵獻陽月同里後學王國均謹撰

北江詩話卷一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爲汶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揣摩景色者

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姮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卽姮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姮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姮娥無論事涉輕褻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花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畧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  
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  
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卽敗  
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  
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  
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願爲此語吾卜其  
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  
原不問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  
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  
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  
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  
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禮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  
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  
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  
簾纔捲燕交人午睡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  
生津飢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夏夏  
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  
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安春陵  
行之比乎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  
茗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  
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  
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  
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  
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  
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  
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男  
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  
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  
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

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和詩如盛服趨朝自吟  
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琅率非已有王侍講文治  
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  
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  
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自習張舍人壘詩如廣筵招客  
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傳作詩老姥都解曹學士  
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瓮牖  
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  
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  
慙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  
副漕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

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  
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  
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  
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  
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  
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詠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  
晃朝陽淩敎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  
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  
葉四飛曾都轉煥詩如鴈隼脫鞬精采溢目王典籍芭孫  
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尙流  
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殯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

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  
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濱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  
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  
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  
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却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  
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披林馮戶部敏  
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  
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  
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  
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  
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

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  
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  
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  
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  
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  
大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  
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追幽時逢異境張上  
舍崑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  
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邁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  
廉蒿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  
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

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  
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  
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  
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壙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邵進士  
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磨詩如大隄遊女  
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  
世琦詩如陟險驂騑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  
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巨超詩如苻  
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  
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  
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

鍾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荅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  
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  
宜人鮑荳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  
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  
激湍峻嶺少回旋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於此  
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見蜀櫟  
杙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  
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  
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

直到九霄方駐足更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

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蘭頭幾黃祖座中梟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山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譬俗不可譬澀可譬滑不可譬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



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於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於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家耳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尙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已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

顏行侍郎持余哭誼誼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尙能詩口占  
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撰新碑  
余亦爲之揮淚而別

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  
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  
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於此可  
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  
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經  
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

孫兵備犀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酌我  
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  
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  
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  
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間  
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  
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  
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揣摩盡致疑兩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  
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

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澹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

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佳  
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

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  
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鬣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  
雄心晚爲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攝衣冠容汲直不  
畱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盃人間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

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眾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真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

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

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運使煥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

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

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醅頭見僧智謹後蜀賈鄂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眾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於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於爛漫矣因喜此月於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罔有見杏輒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

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  
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  
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  
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鬪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  
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  
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機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  
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  
雙飛燕與金窗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  
檢杏梁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  
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童時賣花  
聲詞云燕子平生直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

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翦背人  
開落有棠梨伊犁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  
一生不及見雕梁溷漬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  
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  
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  
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  
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  
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  
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於獎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



日索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於詠月也李杜爲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能著筆耶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峭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卽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鮓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鯽以江甯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藐江鄉之風味首饌饌之足誇是也

劉相國墉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殷屎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爲之噴飯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昀奉

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贍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千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証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於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於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霅下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真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

春

霅下酒今名南潯酒

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經次之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敢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

乃佳若貢

京師者則皆豫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  
哀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  
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荔枝則實未  
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  
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

獸之巢居

如熊櫓之類

北中禽之穴土

如鳥鼠同穴之類

則亦僅見者

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

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於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至今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

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逼真神仙黃昏風雨  
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真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  
處報仇身不死逼真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逼真  
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真無賴依倚  
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真豪奴近江甯友人燕山南暑夜  
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  
是荒年飯量加逼真餓鬼語

余蒙師唐先生爲垣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殤女  
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  
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菜花詩始於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  
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  
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  
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有句曰深紅不豔深  
黃豔菜申花開蝶四飛

滬濱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  
夜不闢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  
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  
日卽見新月余紀事詩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



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疏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  
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  
謂塵勞慣已試人間第七場蓋指黃山及臨潼鰲屋昌平  
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頭臺  
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尙書昀次之宗伯  
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  
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  
九月衣裳未翦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  
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併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

升雋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暉居長干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  
低首拜長干一增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如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新  
穎而不涉纖亦詠物詩之佼佼者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  
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牆夢裏詩無數仙官齊仰首殿中  
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  
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偏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  
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

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辨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卽引與嬉戲惟恐不當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真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慎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

云奄有眾長綠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曾孫用勲校字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日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日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觀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真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僅約之作頭責之文以及

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  
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  
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  
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卽名  
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

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  
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或以爲蜀人或以爲山東人今以  
新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云白十歲通詩書旣長隱  
岷山又爲益州長史蘇頌所禮是白爲蜀人無疑嗣後客  
任城又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見

在而言故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也至隴西李氏之望又非居地

李杜皆當稱拾遺肅宗至德二年拜甫爲左拾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白而白已卒若甫稱工部則劍南參幕日檢校之官李稱翰林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皆非實職故云當稱拾遺爲是况皆朝廷之所授也

宋朱巖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人之一生皆從忙裏過卻試思百事恩忙卽富貴有何趣味故富貴而能閒者上也否則寧可不富貴不可不閒余在翰林日冬仲大雪忽同年張船山過訪遂相與縱飲興



豪而酒少因掃庭畔雪入酒足之曾有句云閒中富貴誰  
能有白玉黃金合成酒此閒中一重公案也及自伊犁蒙  
恩赦歸抵家日偶賦一絕云病餘纔得卸囊韉桃李迎門  
恍欲言從此卻營閒富貴嚮墓給廩鶴乘軒蓋散人之樂  
實有形神並釋魂夢俱恬者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此  
詩偶忘編入集附記於此

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摩山水刻畫風雲如  
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

臧洪之節過於魯連弘演之忠逾於豫讓高漸離之友誼  
青萍子之後勁也藥布之義烈王叔治之先聲也

姑蘇姑胥姑餘皆一地也姑胥餘並音同淮南覽冥訓軼

鴨雞於姑餘高誘注姑餘山名在吳

忠義奮發之語有古今一致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反者有如此江宋岳飛傳除荆南鄂州制置使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然逖方披荆棘得河南數郡即卒而飛竟盪平襄鄧等滅湖湘諸賊始朝服入朝則忠義奮發雖同而飛之才勇過於逖矣李愬之用元濟降將李祐岳飛之用楊么賊黨黃佐其用意並同

飛後定諡忠武見飛孫珂金陀粹編其諡冊引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皆諡忠武爲比而宋史本傳不載可云疎略矣邯鄲洎曹娥碑見古文苑文筆平實不足以當黃絹幼婦

外孫肇曰之譽也蔡中郎郭有道碑自言臨文無愧辭今  
讀之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篇又東漢之平  
平者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皆係耳食爲古人所欺耳余  
詠史詩云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關神武欲取秦宜祿妻見蜀記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近  
有一腐儒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屬平  
常不足爲神武諱也

賦物詩貴在小中見大前人詠簷馬詩五律下半云當世  
正多事吾曹方苦兵那堪檐漏下又作戰場聲余近遊天  
台白皷縣陸行坐竹兜甚適亦有一律下半云半世舉北  
座前塵使者輶老夫雙鬢足曾走萬程遙亦或庶幾耳

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不知何據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

本朝查慎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闌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

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  
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卽有文亦  
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賔及李玉溪  
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  
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  
宋代詩文兼擅者亦惟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荊公南渡則  
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  
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崑而究不及西崑歐陽永叔自言  
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荊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

美齋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先著也

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爲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爲最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爲最

人才古今皆同本無所不有必視君相好尙所在則人才亦趨集焉漢尙經術而儒流皆出於漢唐尙詞章而詩家皆出於唐宋重理學而理學皆出於宋明重氣節而氣節皆出於明所謂下流之化上捷於影響也

一代割據之主皆有人材佐之方足以倔強歲月石趙之石侯苻秦之王景略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降至唐末五代皆然吳越之羅隱荆南之梁震馬氏之高郁皆其人也

他若李密之用卽元真王世充之用段達以迄張士誠之用黃蔡葉雖欲不亡得乎

秦三良魯兩生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諸葛誕麾下之數百人皆未竟其用而死惜哉

鵲巢避太歲明有所燭也拘儒避反支識有所囿也

徐知誥輔吳之初年未強仕以爲非老成不足壓眾遂服藥變其鬚鬢一日成霜宋寇萊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余見近時公卿鬚鬢皓然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見又出二公下矣袁大令枚有染鬚詩余嘗戲之曰公事事欲學香山卽此一端已斷不及香山詩曰白鬚人立月明中又云風光不稱白髭鬚而公欲飾貌修容是直陸展染鬚髮

欲以媚側室耳坐客皆大笑

宋真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此言實可警熱中及浮躁者  
蓋一切功名富貴惟能耐器始遠大徐中書步雲

召試得雋急足至方同客食牢丸喜極以牢丸覓口半日  
不得口所在人傳以爲笑此卽不能耐故也世語稱魏文  
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及文帝得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歸告其女憲英憲英以爲宜懼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  
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  
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孫兵脩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曾屬  
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然兩家子  
女不久並殤恭人亦年二十四卽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  
經兵脩裁定然其幽奇恂恍處兵脩亦不能爲如青山獨  
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園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  
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語

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  
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詩所云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者也人遂傳送荔枝自此始不知非  
也後漢書和帝紀云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舊南海獻  
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云云

帝遂下詔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是荔枝之貢東漢初已然不自唐始亦不自貴妃始也

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紉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綾字始見此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玉篇綾文縉也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今俗有綾布是也

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余戲贈以詩內一聯云丙史獄詞由海蛤涪翁風病起江瑤一時傳以爲工史記呂不韋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漢淮南王客亦八人漢書所云八公者是今考兩家賓客類皆割裂諸子摶摭紀傳成書秦以前古書亡

伏既多無從對勘卽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遭其割  
截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掩飾一時耳  
目而博取重資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著書空費萬黃金  
剽竊根原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足  
見賓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轍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  
泰著括地志等盡然李書麓以一手注文選所以可貴也  
余自塞外還道出河南偃師聞吾友武大令億卒往哭之  
其子明經穆淳出謝並乞題數語於總帳以慰先人余卽  
作一聯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爲不可爲蓋大令諸  
兄皆老壽惟大令年未周甲也

青陽涂上舍國熙淮陰候一詩頗有論古之識今錄之首

建奇謀闢漢疆韓侯未肯負高皇不將十面收強楚終見  
三齊識假王相背君休思蒯徹存心誰復似張良臨風空  
灑英雄淚淮水淮山兩渺茫

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最難若全椒王文學釐詩  
二斷句直寫性者也呼奴具朝殮慰兒長途飢關心雨後  
寒試兒身上衣兒飢與兒寒重勞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  
心隨時深實能道出慈母心事

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英雄與兒女各自占千秋余以爲  
英雄兒女平分尙未公允曾口占一絕云神仙富貴分頭  
占一箇茅山一蔣山只有斯湖尙公道英雄兒女總相關  
蓋分言之不如渾言之耳

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詞寫愁  
可謂至矣余最愛白門淩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  
此如春水傍著闌干日夜生寫情亦可云獨到二君皆借  
春水以喻然一覺傷心欲絕一覺逸興遄飛則二君之所  
遇然也

蟬曳殘聲過別枝實屬體物之妙余又見殘聲未到別枝  
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雀噪中尙若音響曾作哺蟬行云  
一蟬響一枝十蟬響十柯閒開四面窗蟬響何其多餘聲  
尙未到別樹黃雀笑來將汝哺微蟲雖小響未沈尙向黃  
雀喉中尋亦可見天地間景物無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寫  
不盡耳

左傳蔡哀侯見息媯弗賓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及子  
元反自鄭遂處王宮曰弗賓曰欲蠱蓋好色之招繫也今  
漢水入江處有桃花夫人廟相傳卽息夫人余嘗題一絕  
云空將妾貌比桃妍石上桃花色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  
不回頭已一千年弔之亦原之耳

詩序言江漢之女被文王之化有不爲強暴所污者是知  
遇強暴而不污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若息媯之遇楚文  
高澄妻之值高洋皆所云強暴之污也洋之禽獸行固不  
足責楚文能爲伐蔡復仇似良心尙有未泯處至子元蠱  
之成與否尙屬疑案總之悲其遇可也原其心亦可也若  
元微之之崔氏則失之於前陸務觀之妻唐氏則失之於

後又不可援息嬀之例

女子不幸而作秋胡之妻樂羊之婦然身可死名不可沒也若息嬀者則又恨其名之傳也

如畫溪山必須畫舫乃稱平山堂之舫不及西子湖西子湖之舫不敷桃葉渡至若山陰鏡湖之舟雖船船皆畫然正如薄笨之車旋轉不便耳

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烟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千里芙蓉柳色花光亦其次

也

余屢夢至一處石厓隋削門外有古澗時濯足其中遇有不稱心事輒誦舊作二句云久無宵次居公等別有池臺寄夢中卽指此也

李青蓮之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之詩佳處在力透紙背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漢昭帝十四歲識上書人之詐顯宗八歲辨奏牘之誣皆所謂生而知之者魏高貴鄉公亦然特所遇不幸耳漢靈帝之不登高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則真下愚耳然以惠帝之愚暗而於嵇紹之死則曰侍中血弗浣成帝之童蒙而於劉超鍾雅之遇害則云還我侍中右衛是知惟忠義



可以感人無智愚賢不肖之異矣

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代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亦有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之才望學殖亦不敢作此詩也

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如所推蘇子美梅聖俞皆非冠絕一代之才又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甚矣知人知己之難也

歐陽公行人舉頭飛鳥驚七字畢竟不凡

幔亭張樂豔說中秋蘭亭賦詩韻傳上巳黃羅傳柑之在  
元夜白衣送酒之屬重陽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驪山之  
七月七夕皆藉詩文得傳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清明  
又以圖繪益著文人筆墨有益於良辰勝地如此

明李空同王弇州皆以長句得名李之戰勝歸來血洗刀  
白日不動青天高王之老夫興發不可刪大海迴風生紫  
瀾皆屬歌行中傑作

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吾鄉萬進士應馨才氣皆風發泉  
湧惜尙多浮響

王新城尙書作聲調譜然尙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實受  
聲調之累唐宋名家大家均不若此寧可杖頭抱香死不

曾吹墮北風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此宋  
末鄭所南思肖詩也讀之頑夫廉懦夫立志

言情之作至魂夢往來可云至矣潛山丁秀才鵬年又翻  
進一層云如何夢亦相逢少怕我傷心未肯來

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齡曲皆能叙小兒女情  
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復極有分寸則商爲過  
之

詩人愛用六朝然能出新意者亦少惟陳布衣毅牛首山  
詩極爲警策云似愁人世興亡速不肯回頭望六朝  
無錫一縣明及

本朝進士第一凡三人而皆名皋正德九年唐皋曾寓居

無錫萬厯二年孫繼皋今歲嘉慶六年辛酉恩科則顧皋不及二百年三人相繼魁天下而皆名皋亦異事也

詩人用意有不謀而合者宋陳子高詩云淚眼生憎好天氣離腸偏觸病心情而吾友汪助教端光云並無岐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雖取徑各別而用意則同然二聯亦皆前人所未道也

王新城居易錄載鼎甲之衰末有如康熙丁丑者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余謂康熙癸未亦然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罪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藉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法探

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

世宗憲皇帝特書名教罪人四字 賜之

乾隆乙未科一甲三人亦不利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清藻  
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榜眼汪鏞以傳臚不到未受職先  
已罰俸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

高東井孝廉高才不遇所作詩亦時有憤時嫉俗之語嘗  
記其觀劇一絕云曲江宴上探花回試窘師門卻費才端  
莫輕他由賓客許多卿相此中來

李太白詩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風沙今在安慶府  
懷甯縣卽石牌灣也宋史周湛傳爲江淮發運使上言大  
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碑灣湛役三千萬工

盤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水經注江水徑長風山南得  
長風口江浦也

錢唐門外卸蒲帆小婢相扶上岸攬一晌當風立無奈夕  
陽紅透紫羅衫此余癸巳年初到西湖作也不復存稿戊  
午冬乞假歸薄遊湖上於春渚徵君扇頭見之

羅世材湖北人成嘉慶四年進士距鄉試時已十一上春  
官矣其題號舍詩曰年年棄甲笑于思依舊青鞋布襪來  
三十三回燒畫燭可知蠟淚已成堆羅多髯故以自嘲云  
其房師潘學士世恩爲余言之

章編修道鴻甲午江南解元也是科余本擬第一人房師  
以制藝中數語恐犯磨勘力言於主司抑置副榜第一而

章遂首多士矣張亦十一上春官及入翰林已爲余七科  
後輩功名之遲速有定如此康熙中粵東梁佩蘭亦十二  
上春官方得第然選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

古來才大難爲用杜工部詩也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獨  
狐信與之曰聖童也願器大難爲用或卽工部語所本  
李學士中簡在

上書房最久 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歲秋上偶  
以鳩喚雨命題試 內廷諸翰林君詩最速成中一聯云  
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

應制應試皆例用入韻詩入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  
格有作家而不能作入韻詩者有入韻詩工而實非作家

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入韻則極  
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  
全身見能令眾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  
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  
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  
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爲大學  
士伯和坤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  
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卽字句亦須檢點

詩有自然超脫雖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  
馮相國英廉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間富貴家  
畢尙書沅喜雨詩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之



類是也

近人作金山詩五言以方上舍正澍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二語爲最七言以童山人鉅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二語爲最

余有憶女紉孫詩云不是阿耶偏愛汝歸甯無母最傷心及讀濬縣周大令遇渭詩送女云來時有母去時無則兩層并作一層益覺沈痛

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以新警而不佻也

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以其作意矜情描頭畫角而又無真性情與氣也晚年入宋商邱榮幕則復學步邯鄲益不足觀其散體文亦惟有古人面目苦無獨到處

原壤狸首之歌已開阮籍之先賴聖人能救正之耳

靜者心多妙體物之工亦惟靜者能之如柳柳州回風一  
蕭瑟林影久參差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聞花落地聽  
無聲鹵莽人能體會及此否

詩家例用倒句法方覺奇峭生動如韓之雉帶箭云將軍  
大笑官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杜之冬狩行云草中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使上下句各倒轉則平率已甚  
夫人能爲之不必韓杜矣

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卽如前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  
染衣比體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諷諭體也外如看  
到子孫能幾家一生能得幾回看皆是空處著筆能實詮

題面者實少若不得已求其次則唐李山甫之數苞仙豔  
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宋潘紫巖之一縷暗藏金世界  
千重高擁玉樓臺尙能形容盡致余自少至今牡丹詩不  
下數十首然實詮題面者亦殊不多今略附數聯於後辛  
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間看牡丹詩得天獨厚開盈尺與  
月同圓到十分壬子年京邸國花堂看牡丹詩縱教風雨  
無寒色占得樓臺是此花今歲培塿看牡丹詩十里散香  
蘇地脈萬花低首避天人又當晝乍舒千尺錦殿春仍與  
十分香及少日里中騰光館看牡丹詩調脂金鼎儼同味  
承露玉盤饒異香與本日所作六首不知可有一二語能  
彷彿花王體格否

白牡丹詩以唐韋端已入門惟覺一庭香及開元明公別  
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向月中看爲最近人詩富貴叢中  
本色難亦其次也余昨在宣城張司訓珍席上詠白牡丹  
云三霄雨露承青帝一朵芳菲號素王以花在泮池旁或  
尙切題也

紅牡丹詩前人絕少余前在同鄉劉宮贊種之席上賦牡  
丹詩中二聯云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賜緋影共  
朝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僅敷衍題字不能工也  
太倉王秀才芥子有牡丹詩一聯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  
子徧吟李白詩爲一時所傳誦然究傷纖巧

曾孫用懃校字

北江詩話卷三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謬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昭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易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脩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鄒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

朱槩元槩見而卽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

南宋之文朱元璋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成親王工詩年四十六髮已半白嘗有夜坐詩曰事繁書  
慰夜心短睡辭人

詩人之工未有不自識字讀書始者卽以唐初四子論年  
僅弱冠而所作孔子廟碑近日淹雅之士有半不知其所  
出者他可類推矣以韓文公之類視一切而必諳諳曰凡  
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工部詩家宗匠也亦曰讀書難字過  
可見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弄麀宰相伏獵侍郎不聞有  
詩文傳世職是故耳近時士大夫亦有讀鍼灸之灸爲灸

草菅之菅爲管呼金日殫方俟齒一如本字者則弄麀伏  
獵又可以分謗矣

吾鄉有進士起家現居要地者人乞其一札爲寒士先導  
用晉書劉宏傳得劉公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語此君復  
械云劉公何人現居何職乞開示以便往拜人傳以爲口  
實云

人但知陶淵明詩一味真澹不填故實而以爲作詩可不  
讀書不知淵明所著聖賢羣輔錄等又考訂精詳一字不  
苟也

道家之有真實本領者釋氏不能學道家之祖尙元虛者  
釋氏始竊其緒餘以名於世大抵釋氏書之精皆莊列之

緒餘也其至粗如道在屎橛等釋氏亦竊之南宋儒者似又竊釋氏緒餘此卽莊子所謂每况愈下也

李白扶風豪士歌在吳中所作非贈人也涇縣舊志以爲贈縣人萬巨所作鑿矣

今時學者讀斷爛朝報卽以爲通曉世事讀高頭講章卽以爲沈酣經籍何與昔人之知今知古異乎

詩句限年往往成讖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詩不賀賓朋先自賀堂前九十四齡親然太夫人卽於是年棄養朱學士筠辛丑歲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歲朝作詩有五十二年律漸工句果於是年下世乾隆中

皇五子

王亦最工詩於謝世之前賦元日詩云三十



九年蒙叅養亦不久奄忽三詩並出無心又並作於元日並成詩識可云異矣

余最愛明張夢晉一絕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謂有思之惘惘盡而不盡之致近時桐城方世泰亦有二語云稱心一日足千古高會百年能幾回便稍覺直致然亦似劍南集中語

詩詞之界甚嚴北宋人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人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豔巧惻故也至元而詩與詞更無別矣此虞伯生吳淵穎諸人所以可貴也

李明經御字琴夫詩有奇氣京口詞人之冠也嘗見其讀

戰國策書後九首之一云解紛如解玉連環一笑飄然東  
海還世上共求天下士不知東海在人間

今歲二月中遊天台獨未及訪銅壺滴漏以爲歉事秋杪  
以事至焦山張司馬鉉自京口攜其台蕩黃山詩屬爲訂  
定內有越山至銅壺滴漏處一篇云俯觀繩繫背側立僕  
持踵頗能繪涉險情事又云佛以四海水入山一毛孔雖  
用釋典亦與此題確稱張娶詩人鮑海門女字萑香亦能  
詩有送外遊黃山台蕩一律頗工張答之曰粗成唱和今  
生願小證烟波夙世緣前余在京師鮑郎中之鍾屢誇其  
二妹皆工詩余未之信今萑香卽其第二妹也

司馬從弟上舍崧工近體詩畫青綠山水殊有元人筆法

曾作萬里荷戈圖見贈余寄以二詩末一首云荷戈人在  
夕陽邊宛馬如龍不著鞭欲貌鴻濛萬里雪別施輕粉寫  
祁連上舍時時誦之

焦山後有松寥二小山境極幽邃鷹鵠龜獺遂各遠其一  
今一山峰頂盡白蓋鷹糞所積也余守鳳山後曾久憩於  
此偶得句云鷹同獺占東西嶺浪與人爭出沒并荒寒奇  
險之景或亦遊焦山者所未及道耳

太倉蘇加玉茂才遊山詩亦頗刻畫盡致如遊黃山朱砂  
菴至文殊院詩云抱崖十指牢垂巖一足膽屈膝磨過腹  
縮頂低觸脛遊山實有此境辛酉冬余過太倉飲汪庶子  
學金家三日無日不與茂才偕飲量甚豪一如其詩

今人以饅字爲俗並附會云唐劉夢得作九日詩不敢用饅字此說未確方言餌謂之饅廣雅饅餌也惟說文不收此字徐鉉新附始有之然詩人所用字豈能盡出說文耶北史綦連猛傳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

噉饅未好是六朝時歌謠已用饅字矣

吾鄉乾隆壬戌乙丑二科皆得鼎甲二人壬戌榜眼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是也然宋時亦有之熙寧癸丑省元邵綱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是矣萬青閣偶談載一甲三人同時皆至八座惟康熙癸丑狀元韓荻爲禮書榜眼王鴻緒爲戶書探花徐秉義爲吏侍今考乾隆乙丑亦同狀元錢維城刑侍贈尙書榜眼莊存與禮侍探花王際華戶書亦皆同時又皆曾直南書房皆

曾爲會試總裁似又過癸丑矣

槐廳載筆載兄弟同時爲主考尙滿吾鄉莊少宗伯存與

修撰培因

皆乾隆丙子一典試浙江一典試福建皆道出里門

不二年又皆視學直

隸一

福建無錫秦編修泉弟編修潮

皆乾隆癸卯一典試河南一典陝西

若父子

同時爲考官者大學士劉統勳主考順天其子編修墉主考廣西皆乾隆丙子及吾鄉劉家宰綸主考順天其子編修躍雲主考山東皆乾隆庚寅也

池北偶談載順治戊戌一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

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已亥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徐元

文華亦祥葉方藹也至乾隆庚戌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吳

縣石韞玉青陽王宗城與亮吉是也

下科始分江蘇安徽爲二是科

特旨命無錫稽文恭璜赴禮部恩榮宴會後同年與同鄉後進三人接坐禮部堂上則又戊戌己亥所不能及信乎壽考作人之化所致也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 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奏奉

特旨許以十二本進 呈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洵屬異數至乙卯年

恩科大學士伯和坤讀卷以無佳策止取八本呈覽然是科一甲有兩盛事狀元王以銜卽本科會元王以銘胞兄探花潘世璜又前科狀元潘世恩從兄也

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 呈十本中

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劉參相權之始暨嘉慶乙丑劉充  
殿試讀卷官而狀元探花皆在湖南矣考宋淳熙丁未湖  
南亦最盛省元湯璿狀元王容皆長沙人見齊東野語

方上舍正澍有過瓦官寺詩曰廢苑苔生天子筆

寺舊有梁武帝

題荒街春繡地丁花歎其屬對之工然亦有所本唐人詩

云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語亦生峭可喜乃

知方詩又本於此也

宋蘇子容詩把麻人眾引聲長蘇子由詩亦云明日白麻  
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唐宋時宣麻制皆曼延其聲  
如歌詠之狀今殿試臚傳日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引  
聲亦甚長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時

始畢蓋古法也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慎重之意  
又俗語謂狀元獨占鰲頭語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  
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廻殿試榜抵陛  
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鐫升龍及巨鰲蓋

警蹕出入所由卽古所謂螭頭矣俗語所本以此榜亭出  
一甲三人隨之由午門正中而出蓋親王宰相亦無此異  
數大學士嵇文恭公嘗笑語余曰某爲宰相十年不及一  
日之新進云

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  
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諸詩  
尙足以睥睨一世



唐少府軼華居中河橋側余未出塾卽與訂交儻有俠  
氣沈淪簿尉非其志也今寄居皖公山左余遊匡廬曾便  
道訪之爲題柱帖云看山蹤跡吾還健入世心期爾最先  
蓋總角時第一相識也

作富貴語不必金玉珠寶也如夜深斜搭秋千索樓閣冥  
濛細雨中及夜深臺殿月高低僅寫雨及月而富貴氣象  
宛然然尙有臺殿樓閣字也溫八叉詩云隔竹見籠疑有  
鶴捲簾看畫靜無人韋端已詩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  
裏不知秋第二等人家卽無此氣象近人詩則天氣清涼  
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及路暗迷人百種花亦是余前  
有送春詩云三面水亭簾不捲百花香裏度殘春又初夏

云居然一服清涼散不啖荷珠卽露珠正不必用八寶丹  
自爾不寒儉也

杜工部之救房琯則生平許身稷契之一念誤之也李供奉之知郭子儀則生平慕魯仲連一流人之識廓之也韓吏部之折王庭湊則生平諫佛骨及不好神仙之定見致之也能諫佛骨卽能驅鰐魚能驅鰐魚卽能折王庭湊故余嘗有詠史詩曰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鰐魚同

古人事皆有本明宣德時芳草鬪雞缸卽仿漢時春草雞翹織刺以爲之者史游急就篇春草雞翹鳬翁濯顏師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雞翹雞尾之曲垂者言織刺爲春草雞翹之形一曰染衣色似之蓋漢儒施於綃

素者明則用之於磁器耳

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戴維出蠶期起詩正義引里語云促織鳴嬾婦驚正可相對古人重女工故蟲鳴亦皆以維織爲名巧婦布母女鷗工雀名義並同

王文簡詩律體勝於古體五七言絕句又勝於五七律余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國士橋邊水千秋恨不窮如閭柱厲叔死報莒敖公螭螻夫人祠一篇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以爲此非詩人之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余最喜宋魏野上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夫萊公以崛起爲宰執立朝未久而云無地起樓臺世尙

傳其清節今吾鄉劉文定公官卿相者三十年其子今少  
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  
畝之官半頃之地可云清矣昨聞少司馬以年過七十與  
休歸里余憂其棲止無地也先寄以詩曰此福真難及  
君恩賜鑑湖乍看拋笏冕才敢憶蓴鱸卿相兩傳久田廬  
一寸無誰將去官日清節繪成圖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吳門汪布衣繩字墨莊少工詩所遇輒不偶近歲自都中  
攜貴人書謁揚州都轉都轉甚禮之復爲友人所讒卒無  
所得寄食於江上舍藩家江亦赤貧之士也聞余至揚偕  
江來訪因同至傍花村看菊坐半江代吟其少日詩曰斟  
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涼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

銷魂便白頭余爲之擊節以爲不減明張夢晉高樓明月  
清歌夜一絕明日因攜之謁揚州太守伊君秉綬屬爲之  
地太守亦極賞此詩酒間汪又誦其一聯云古原牛噉新  
生草小院蜂攢乍放花亦南宋詩之佳者

廬山周圍五百里界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境其雄偉奇秀  
非霍山及衡嶽可比又實居江漢之衝不知當時何以不  
作南嶽余遊廬山詩有云天風一回盪大氣自蟠礴南瞻  
臨衡湘北望小瀟霍稽首告上真茲當作南嶽非於匡君  
貢諛乃紀實耳

古人之名有必不可與之爭者卽或名槩古人亦須俟後  
人論定而軒輊之當吾身則不可嘗見岳州岳陽樓詩榜

有二東則孟襄陽西則杜浣花餘人不敢參也前有妄人  
官是郡者別作一榜以已所作與杜孟鼎足焉甫去任人  
卽撤之此與古人爭名之過也采石太白樓亦最爲東南  
勝景余少時卽見神龜旁有柱帖云我輩到來惟飲酒先  
生在上莫題詩三十年復過此則柱榜易矣詢之則近日  
貲卽守是郡者所爲吁可云不自量矣

桐城潘君恂宰陽湖日勤於吏治每至冬夜三鼓必親巡  
坊市稽察非常余友人楊繼曾自親串家醉歸適值之楊  
本龍城書院肄業諸生有文譽潘平時亦賞之姑貸其過  
命作飲酒犯夜賦以酒人犯法欲闢城門爲韻限長刻至  
縣交卷楊素工帖括不嫻詞賦窘極四鼓走訪余館中長

謁乞憐余不得已披衣起爲代作破曙甫畢猶記末一聯  
云倘思玉汝於成一篇之誥原在不畏金吾之戒三章之  
法何存潘君極賞之并贈金以歸

今關神武廟徧海內然柱帖絕少佳者余少時曾代人作  
二聯云一樣英雄感雖逝千秋家國尙鵲嘯又云左傳癖  
應開杜預季興功足抵岑彭近遊三天洞道出孫家埤里  
人方新神廟乞作一柱聯長句余爲題云稍緩須臾卅歲  
卽元稱章武庶幾夙夜一篇亦志在春秋

前人詩云老健方知如婦賢亦有所本北史隋獨孤后傳  
后性尤妬忌崩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  
帝頗惑之由是發疾至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

此則知妬婦亦有可取者然若魏孝文幽后齊馮淑妃等身不正而復妬則又獨孤后之罪人矣

同年李賡芸字許齋才學兼茂以二甲第二人成進士以爲必預館選然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故李遂以知縣卽用余送之出都詩末云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待子成列宿後李以循吏著聲今見官浙江嘉興府太守而黃主事鉞遂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未幾對品改贊善擢中允竟符列宿之數

今世士惟務作詩而不喜涉學選世故日膠性靈日退遂皆有江淹才盡之誚矣北齊書孫搴傳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豈今之不務



讀書者胸次皆有孫搴三千精騎耶

錢州倅站工篆書然自負不凡嘗刊一石章云斯冰之後直至小生余嘗戲之曰是何足道張景仁淺陋下才尙作蒼頡以來一人斯冰上視蒼公卑卑不足道耳蓋北齊書儒林傳景仁以待書致位通顯遂除侍中封建安王故李百藥云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蓋譏之也

詩除三百篇外卽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卽如青青河畔草及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後人詠草詩有能及之者否次則池塘生春草春草碧色尙有自然之致又次則王胄之春草無人隨意綠可稱佳句至唐白傳之草綠幫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碾青青草則纖巧而俗

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詞臣掌誥冊固屬佳選然亦隨時代爲榮辱唐賈至世撰傳位冊詞林以爲美談獨李昊世修降表則世以爲口實矣是雖才不逮至然亦可悲其遇也

袁大令枚詩有失之淫豔者然如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亦殊有齊梁間歌曲遺意又月中苗歌云胡蝶思花不思草卽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可以苗歌忽之也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應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

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吳臨終填賀新涼一闕其下  
閔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  
眉頭瓜噴鼻此事終當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  
非易事便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幾圓缺人悲之人無  
惜之者則名義之繫人豈不重乎若謝康樂臨命詩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則非由衷  
之談世亦不能爲所欺也最下則范蔚宗之雖無嵇生琴  
差有夏侯色則未死之際已爲其甥所嘲益不足言矣

余有論詩絕句二十篇中一首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  
三家識力齊山下靡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又辛酉  
年至太倉過吳祭酒故居一律云寂寞城南土一杯野梅

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填滄海死有祠堂傍弇州同谷七  
歌才愈老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  
已白頭亦悲之也以江總倣之才品適合

西施古皆以爲吳王美女獨司馬彪莊子注以爲夏姬馮  
夷古皆以爲河伯獨彪注述舊說以爲呂公子之妻狙公  
古皆以爲老狙及狙之長者獨彪注以爲典狙之官彪魏  
晉間博識大儒必有所本非苟爲異說者

吾鄉雲車相傳爲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製不知卽古  
雲梯遺製也墨子公輸班爲雲梯淮南兵略訓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高誘注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  
中今吾鄉雲車高亦與雉堞齊惟古法以數十人推挽而

前今則以有力者一人肩之爲不同耳

英雄好色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謂不修小節如關長生之欲娶秦宜祿妻李西平之欲娶西川妓歸及郭汾陽韓蘄王常開平等皆是也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蓋別有大志轉不以聲色爲意如褚淵遣侍山陰公主備見逼迫卒不及亂相傳明趙文華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其夫已歿妻甚少慕趙風格夜半叩門趙詢知爲主人妻堅不敢明早託故辭館出不與人言也後淵轉以此爲世主所重趙亦以此爲里鄰所推安知二人不卽以此爲盜名地耶若王莽之買婢詐云贈後將軍朱子元隋煬之屏斥姬侍獨與蕭后共處則又強制之力不久卽敗露也

郭象莊子注是猶對牛鼓簧耳今人云對牛彈琴或本於此

亡息肯矜紅粉豔避秦祇覺白衣尊從舅氏蔣侍御和甯少日詠白桃花詩也春風似剪頻頻削秋露如珠不敢零舅氏詠方竹詩也均有巧思

瓜州東北七十年前又漲一新洲長廣四十里土人名翠屏洲洲上桃花極多三月中在焦公山望之爛若錦繡故又名桃花洲王秀才豫洲上詩人也曾乞余作桃花洲歌秀才與阮侍郎元秦京兆瀛交最密所著種竹軒詩集京兆爲之序

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白傅爲江州司馬時

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考其道里正在灣陽  
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

曾孫用勳校字